



海
全
明
集
威

海明威

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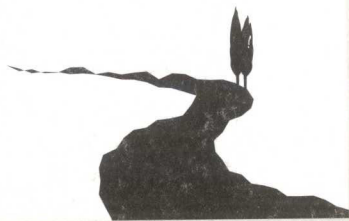
[美] 海明威 著
贾琳 费小琴 译

· 下 ·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河南文艺出版社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美] 海明威 著
贾琳 费小琴 译

· 下 ·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目 录

第二部 | “首辑四十九篇”后 发表的短篇小说

过海记	2
买卖人的归来	67
检举	87
蝴蝶和坦克	105
决战前夜	119
山梁下	164
他们都是不朽的	180
好狮子	200
忠贞的公牛	204
得了条明眼狗	207
人情世故	215
度夏的人们	221
最后一方清净地	238
一个非洲故事	325

第三部 | 早先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搭火车记	344
卧车列车员	369
岔路口感伤记	383
有人影的远景	406
你总是的，碰到件事就要想起点什么	418
大陆来的大喜讯	426
那片陌生的天地	431

附录

三下枪声	522
印第安人搬走了	526
过密西西比河	529
上岸前夕	531
新婚之日	539
论写作	541
雇佣兵 —— 故事一则	554
十字路口 —— 肖像选	569

一个在爱河中的理想主义者的造像

—— 故事一则575

桦树树根的腿 —— 故事一则581

潜流 —— 故事一则591

大神的审判609

颜色的问题612

赛皮·金甘616

第二部 | “首辑四十九篇”后
发表的短篇小说

过海记

给酒吧间送冰的车还没有来，流浪汉都还靠在大楼外的墙上睡觉，你见过没有？这就是一大清早哈瓦那的景象。你知道吗，那一次我们刚刚从码头上出来，准备到广场对面的三藩珠咖啡馆去喝杯咖啡，在穿过广场的时候，就见到一个没睡觉的乞儿，正在广场上接水喝，在这个广场上专门修建有一些供喝水的喷嘴。后来，当我们走进咖啡馆里，刚刚在桌子边坐下，我们就发现那三个人早就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其中一个人等我们坐下后，就朝我们径直走了过来。

“行不行？”他问。

“不行，我办不到，昨天晚上我就对你们说过了，不行。”我对他说。

“你觉得什么价格最合理，你自己说吧。”

“不是价钱合不合理的问题。我告诉过你，我真的办不到。”

这个时候，原本坐在那边的另外两位也走了过来，三个人都站在我的面前，看上去很不高兴。实际上对于我自己来说，没有帮上他们这个忙，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一个一千块，你看怎么样？”其中一位用流利的英语问。

“你拿再多的钱也没用，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真的办不到。”我对他说。

“你知道，以后的时局是会变的，那时你就可以过上更好的日

子了。”

“是的，我自己知道。我也完全相信你的话。可是我是真的办不到。”

“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的的生活全得靠这条船啦。没有了船，我拿什么来养活自己。”

“有了钱不就可以再买一条了，而且比你现在的这条更好。”

“要是真那样的话，我都已经在牢房里坐着了，还买船来做什么？”

那一位依旧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下说，显然他们认为只要多费些口舌就一定能把我说动。“你一下子就可以有三千块到手，而眼下这局面肯定是长不了的。这一点你自己也很清楚，等这一段时期一过，你就有好日子可以过啦。”

“听我说，伙计，”我说，“由谁当这儿的总统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是，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会搭载任何一个会开口讲话的到美国去。”

“你是担心我们会将这件事说出去？”一直没有开过口的一位显得有些恼火了。

“我说过了，我从来不会搭载会开口的东西的。”

“你认为我们是 *lenguas largas*^①？”

“我可没这么说。”

① 在原文中是西班牙语，意思是“长舌妇”。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lengua larga？”

“当然。说的就是舌头很长的人。”

“要是碰上这种人，你可知道我们是怎么对付的？”

“嘿，伙计，要知道，这件事可是你们来找我商量的。不是我凑过去找你们的。所以，你们对我最好还是友善点儿。”我说。

“潘乔，你不要插嘴。”最开始出面说话的那位对刚刚有些发怒的那位说。

“可是，你也听到了，他认为我们会说出去。”潘乔说。

“听我说，”我说，“我已经对你们说得很清楚了：我的船从来不会搭载会开口的东西去美国。不会开口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麻袋里的酒坛子不会开口。柳条筐里的酒坛子也不会开口。可是人，就一定会开口。”

“这么说来，唐山佬也会开口吗？”潘乔气冲冲地说。

“当然会开口，只不过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而已。”我对他们说。

“这么说你还是不干？”

“是啊，我说过了，不是我不干，而是我无法办到。”

“你应该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吧？”潘乔问。

显然，他这么气鼓鼓的，肯定是对其中的一句话产生了误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心里原本的那些打算现在全都落了空，这无疑也是他生气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就懒得答理他。

“你应该不会是个lengua larga吧？”他又气鼓鼓地问。

“听我说，”我对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这样凶嘛，一大清早的，发什么火呢？我现在连咖啡都还没有喝上呢。你杀过许多人是吧？这我相信。”

“这么说对于我杀过人，你是认定了？”

“行了，”我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可没什么兴趣多了解。不过你既然要求人家办事，就最好不要生那么大的气，行不？”

“我就是生气，就是非常的生气，说不定我还要杀了你呢。”他大吼大叫地说。

“是啊，是啊，我是怕了你了。”我对他说，“你难道就不能在一边安安静静地待着吗？真是见鬼。”

“够了，潘乔！”刚才那头一位对潘乔吼道。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说道：“对他的鲁莽，我感到非常抱歉，希望你不要介意。不过我还是非常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们的请求。”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不过，这件事我的确是办不到。”

于是那三个人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我注视着他们离开的背影。他们都是些衣着讲究的漂亮后生，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一定都是些很有钱的人。而且他们所讲的那种英语，也是部分有钱的古巴人才会说的。

这三个人中除了那个叫潘乔的，另外两个看起来像是亲兄弟俩，潘乔的个子比另外的那两个人略微高些，不过穿着都差不多。头发梳得整齐发亮，衣着也很讲究。我看他就是脾气有些急躁，他的为人却不一定像他说话那粗鲁。

就在他们刚刚走出咖啡馆的大门向右拐过去的时候，一辆关上了窗子的汽车从广场的对面朝着他们疾驶而来。汽车在距离他们的不远处停了下来，两个拿着枪的家伙一下子从汽车里猛蹿了出来，其中拿着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的是一个黑人，而另一个拿着一支锯短了的自动猎枪的则是一个穿一件白工作服的司机。两个家伙一出来

就在汽车旁边趴了下来。紧接着他们手里的枪就朝着刚刚走出去的那三个人开火了。我赶紧跑到左边的卖酒柜台的后面，将身子蜷成一团躲在里面，我听见那枪在一个劲儿地不停地猛打。啪！先是咖啡馆窗户上的一块玻璃碎了，一颗子弹射了进来，紧接着，啪！啪！啪！又有更多的子弹射了进来，在咖啡馆内右边壁框里的那个样酒柜就遭了殃。样酒柜里面的那一排酒瓶一下子全部都给击得粉碎。于是，屋子里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碴儿。

我小心翼翼地 from 柜台边上探出半个脑袋，朝外面看去。

刚刚走出咖啡馆的那三个人里已经有一个被打中倒在人行道上，他手脚摊开，面孔朝下趴着，就倒在距离咖啡馆被打碎的大玻璃橱窗外的不远处。另外两个则在隔壁丘纳德酒吧门前的一辆送冰车后面隐蔽着，开枪还击。当时有两辆这样的“热带啤酒”送冰车正好停在丘纳德酒吧的门前，其中一匹拉车的马已经带着绑在身上的马具倒在了地上，四只蹄子还在那里胡乱地踢腾，另一匹马则在那里不安地扬起后蹄，拼命地挣扎。

在送冰车后尾的一角上一个后生躲在那儿还击，可是没打中，子弹基本上全都向着人行道上飞了出去。这时，那个拿冲锋枪的黑人将自己的身体趴倒在地面上，他的脸儿紧贴着路面，从地面上朝送冰车的尾部射出了一梭子子弹，这个办法不错，果然有一个被撂倒了，那人朝着人行道摔了下去，他用手抱着头扑在那儿，整个上半身就暴露在人行道的边儿上，汽车司机看见了，举起手里的猎枪对着倒下的那个人就是一枪，但是没有击中，人行道上立马就出现了无数的大号铅弹的印子，黑人趁这个机会拿出一盘子子弹给自己的冲锋枪换上。

这时，这中弹后生的腿就被另一个后生拉着，使劲儿朝送冰车后面拖去，那黑人上好子弹后，又趴在地面上把脸儿压到了路面上，朝他们射出一梭子子弹。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个叫潘乔的家伙居然从送冰车后面转了出来，脸色白得像条脏被单，他一闪身躲在那匹还没有倒下的马后。一把大号的鲁格尔手枪在他的双手里稳稳地握着，然后他一迈腿离开了马的掩护，一边开枪，一边朝着汽车一步步逼过去，汽车司机一下就被打中了。他又将枪对着那黑人啪啪啪一连开了三枪，其中的两枪都太高了，从黑人的头上飞了过去，而另一枪又打低了。正好把那辆汽车的轮胎打中了，轮胎里的气一下子就喷了出来，一股尘土被吹到街上扬起老高。唉，运气可真是够背的。

等到潘乔那家伙走到距离汽车大约十英尺处，那黑人从汽车后面将手里的冲锋枪抬起，又是一梭子子弹射了出去，潘乔的肚子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了。黑人在打了这一梭子后就把手里的枪扔了，我敢肯定那一定是黑人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了。潘乔那家伙一手捂着受伤的肚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那把鲁格尔被他死死地抓在手里，他努力地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从腹部传来的阵阵剧痛已经让他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了，那黑人趁机将摔在司机身旁车轮上的那支猎枪拿起，对准潘乔就是一枪，潘乔的脑袋立刻就被无数呼啸而至的铅弹给掀掉了半个。这黑炭可真是够厉害的。

我拿过一瓶身旁开了的酒就往自己的喉咙里灌，这个时候也不用管它是谁的了，直到今天我都还说不上自己当时喝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感到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沿着柜台背后跑进了厨房，再从厨房溜到了咖啡馆的外面。然后从距离广场老

远的外沿绕过，看都不去看一眼那些迅速在咖啡馆门前聚拢的人群，我跑回了码头大门，来到码头上，跑上了自己的船。

在船上那个包船的客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把刚才在咖啡馆里碰到的事情跟他讲了。

“埃迪呢？你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个叫约翰逊的包船人问我。

“不知道，枪一打起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你猜他会不会不幸被枪子儿给打中了？”

“那倒是不可能。那时候汽车正好刚刚从他们背后开来。所有的子弹在打进咖啡馆里后，基本上都打在了样酒柜上，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家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玻璃橱窗跟前被打死的。你瞧，是这样，是这样一个角度，这就是他们来的方向。”

“看来你好像非常肯定似的。”他说。

“那是当然，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呢。”我对他说。

这时候我从船上抬起头来，正好看见码头上，埃迪慌慌张张地朝我们这边跑来，他跑起来摇摇晃晃的，好像全身的关节都散了架似的，看上去似乎比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更邋遢了。

“你瞧，那不就是埃迪。”

埃迪的脸色看上去非常的难看。从今天一大清早他的脸色就一直都不大好看，可是现在和早上比起来显得更糟糕了。

“嘿，你当时在哪儿啊？”我问他。

“除了趴在地上我还能去哪儿？”

“这么说，你也全部都看见了吧？”约翰逊问他。

“哦，别说了，当时的情况你没有看见，约翰逊先生，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就直想吐。”埃迪对他说。

“嗯，好了，我看你现在还是进来喝一杯吧。”约翰逊跟埃迪说完，便转过头来问我：“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船啦？”

“随时都可以，你来决定吧。”

“那好，今天的天气看上去怎么样？”

“不怎么样，应该和昨天差不多。我看也许比昨天还要好些。”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行啊，等鱼饵一到咱们马上起锚。”

这三个星期以来，我们这条漂亮游艇每天都会去湾流里钓鱼，在租我这条船的时候，他事先将一百块钱预付给了我，让我办好海关手续、付清领事费用、把汽油加足、买上一些吃的这些事，不过，除了这一百块钱以后，至今我都还没有见过他一个子儿。由我提供船上所有应用的一切，他则只需支付每天的包租费，一天三十五块钱。晚上他会回到一家旅馆里去睡觉，然后在第二天的早上到船上来。埃迪是这桩包船生意的介绍人，所以我不得不带上他，并且每天给他四块钱。

“船必须得加油了。”我对约翰逊说。

“行，加吧。”

“那就得支点儿钱给我了。”

“多少？”

“一次至少要加四十加仑，按照两毛八一加仑来算。那就必须得花十一块两毛。”

他将十五块钱从钱夹子里掏出给我。

“剩下的那些钱需不需要买点啤酒和冰带给你？”我问他。

“那也行，从我的那些欠账里直接扣除就是了。”他说。

我不由得想：我现在让他先包一个月再拿钱给我，除了开始给我

的那一百块钱，要让他一下子连续赔三个星期的账，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按照一般的惯例，我们都是一个星期一付最妥当。不过，既然他能够付得起账，晚一点儿付也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这么算起来我有些失算，可是既然当初都已经说好了，现在也就不能够再更改了，只有让他先包满一个月再说。只要他付得起账，包的时间愈长就愈好。现在，距离一个月的租期就只剩下了这最后几天我却忽然开始感到有些不放心了，可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免得惹他生气，倒更不妥。

“来一瓶啤酒，怎么样？”他打开了冰箱，问我。

“多谢，我现在不想喝。”

就在这时，在码头上，那个在我们手下专门负责弄鱼饵的黑人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就准备解缆起航。

等到带着鱼饵的黑人上了船以后，我们的游艇出发了，没用多久就出了港口。那黑人坐在甲板上，埋着头将两条鲭鱼拿起来做饵：他先从鱼嘴里将鱼钩插进去，然后将鱼钩从腮里拉出来，从另一边鱼的腹刺进去，从对面那边的鱼腹中扎出来，接着把鱼嘴并拢牢牢地系在接钩绳上，最后把鱼钩也给紧紧地系好，这样做的话，一可以很好地防止鱼钩脱落，二则能够让鱼饵在水里平稳地浮游，不致打转。

在我们手下专门负责弄鱼饵的这个黑人，人很机灵，头戴一顶旧草帽，一串蓝色的伏都教念珠挂在他衬衫里的脖子上，一张脸上没什么表情，真是名副其实的黑炭。在船上他最爱做的就只有两件事：睡觉和看报。不过他干起活儿来却手脚麻利，而且装得一手好鱼饵。

“你会这样装鱼饵吗，船长？”约翰逊问我。

“当然。”

“那为什么你还要将这个黑炭带上呢？”

“到时候成群的大鱼来了，你就清楚了。”我对他说。

“什么意思？”

“我没有这黑人装得快。”

“埃迪呢？他不行吗？”

“嗯，他不会。”

“不过，在我看来，总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花这笔开销。”他每天付给这个黑人一块钱，那个黑人每天晚上都去跳伦巴。约翰逊这会儿看上去有点困了。

“这人可是必须要的。”我说。

这时我们的船过了那批靠在莫洛堡附近专捕水底羊味鱼^①的小艇，也早已过了那批带有鱼舱的泊在茅屋村前的渔船，我们现在正向海湾中的分水处驶去，远处那一条看得见的深色线的地方那就是分水处了。两只大诱饵^②被埃迪放了出去，黑人那边，他的鱼饵也已经装了三钓竿了。

海上吹起了一阵微微的东风，船向分水处驶去时，不少的飞鱼被我们惊了起来，一个个旋涡，不断地被近乎紫红的湾流卷起。这时的湾流已经快要漫到近岸水域了。当个儿大的飞鱼跳出水面的时候，

① 羊味鱼：因味如羊肉而得名，产于西印度群岛及美国佛罗里达一带的一种食用鱼。

② 一般把拖在船尾的若干鱼饵叫做诱饵，上面没有鱼钩，只是起到引诱鱼类来追逐的作用。